

CH
BT
30/9
An6



護教叢書
真相系列
耶穌研討會的真相
作者：安克伯 韋爾登合著
譯者：逸萍
編輯：羅偉安
設計：余穎怡
出版及發行：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九龍土瓜灣貴州街六號十樓
承印：海洋印務
排版：昭妍工作室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版
編號：TD631
版權所有

本書經文採用聖經新譯本。

Apologetics Series
The Facts on Books
The Facts on False Views of Jesus-
The Truth Behind the Jesus Seminar
by John Ankerberg & John Weldon
Translated by Lois Chan
Edited by Wai-on Law
Designed by Rebecca Yu
This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Copyright © 1997 by the John Ankerberg Show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 1999 by Tien Dao Publishing House, Ltd.
9th Fl., 6 Kwei Chow St., Kowloon, Hong Kong, P.R.C.
<http://www.tiendao.org.hk>
e-mail : servant@tiendao.org.hk
Tien Dao Christian Media Association Inc.
10883-B S. Blaney Ave., Cupertino, CA 95014, U.S.A.
<http://www.tiendao.org>
1st Chinese edition, April, 1999
Cat. No.: TD 631
ISBN: 962-208-378-1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暴風雨將臨到教會..... 1

第一部分 耶穌研討會

1. 自由派神學家怎樣看耶穌？..... 9
2. 耶穌研討會是甚麼？..... 13
3. 耶穌研討會對耶穌和祂的教導有甚麼結
論？..... 17
4. 為甚麼要相信自由派神學家？..... 23
5. 自由派神學家有甚麼責任？..... 31
6. 耶穌研討會有甚麼重大錯誤？..... 33
7. 謎一般的Q是甚麼？它在哪裏？..... 47
8. 我們應該丟棄新約聖經，還是丟棄自由
派批判學者？..... 53

第二部分 高等批判、聖經與教會

9. 高等批判是不是必定對抗上帝和祂的話

暴風雨將臨到教會

語？.....	65
10. 是不是有足夠好處值得教會去冒險？...	71
推薦書目.....	85
註釋.....	87

現代很多開明的人都開始懷疑，也輕視那些無知而願意相信的人。真可憐，我們所知道有關耶穌的事情，都來自我們不能相信的教義。¹

魯賓遜 (James Robinson)

耶穌研討會和國際 Q 工作計畫

人若聽見我的話卻不遵守的，我不審判他，因為我來不是要審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棄絕我又不接受我的話的人，自有審判他的。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定他的罪；因為我沒有憑着自己說話，而是差我來的父給了我命

令，要我說甚麼，講甚麼。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講的，正是父吩咐我要我講的。（約十二 47~50）

1996年4月，出版史上有一件獨特事情發生。有三份主要雜誌在1996年4月8日的發行版中，主題文章都講到耶穌基督。²雖然耶穌已經死了二千年，祂仍然比歷史上任何人對世界的影響更大。這個世界仍然着迷於祂，當然，祂的跟隨者更是如此。

可是，如果近來的民意調查是可靠的，很多人對耶穌和聖經權威的認識都有空前錯誤，基督徒亦然，實在諷刺。1996年9月12日，安克伯博士在「全美國新宗教佈道事工會議」中演講，講題是「末日的人和假宗教的特點」，他說：

按照最近蓋洛普（George Gallup）、巴納（George Barna）和亨特（James D. Hunter）的民意調查，35%福音

派神學院學生否認相信耶穌是絕對必需的。更叫人警覺的是，35%福音派成人基督徒同意下面的話：「不管人是否相信耶穌，當他們死的時候，上帝都會拯救所有好人。」……《講壇支援》（*Pulpit Helps*）的調查揭露7441位更正教牧師（循道會51%；長老會35%；浸信會33%；聖公會30%）不相信耶穌身體復活。

另一個叫人警覺的統計是，77%美國福音派人士相信人性本善，而聖經卻說人被創造的時候是良善的，但是他墮落了，所以有罪性。福音派人士不但不傳講人犯了罪，是被定罪、無助的，無法救自己；反之，最近民意調查顯示87%美國福音派人士相信：「上帝幫助那些幫助自己的人」。

巴納組織進行的民意調查更使人困擾。1991年民意調查顯示，「自稱相信聖

經的保守派基督徒中，53%認為沒有絕對真理」。在另一個民意調查，43%重生基督徒同意「甚麼宗教信仰都無所謂，因為所有信仰對人生的教導都一樣」。根據1996年4月8日《新聞週刊》(Newsweek)，「巴納研究中心上一個月的調查，加州一個保守基督教組織發現30%『重生』基督徒不相信『耶穌被釘十字架後身體復活』。」³

有些事情顯然不妥，因為這些信念不符合聖經。如果這些調查結果不是錯的，這些自稱真正基督徒的人就不是真的；還有一個可能，很多人在教會就被騙了。基督徒當初怎麼可能獲得如此錯誤的教導？

因為我們現在的文化中，道德和智力都在下降，所以這些調查結果不完全在意料之外。我們到處為這些調查結果尋找解釋，卻常常忽略了自由神學和它對聖經的「高等批評」。這種批判法得到主流神學家和主流宗派、很多聖經批判學者、異端如摩門教、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廣泛贊同，志在損害合乎聖經的基督教的可信。⁴奇怪的是，這些有害的方法卻愈來愈被福音派

學者採用。

因為我們覺得這問題非常重要，所以批判自由神學不但重要，甚至是生死攸關的。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最終能夠反駁自由神學的，不是它那大錯特錯的假設和方法；卻是有證據證明新舊約聖經對耶穌的描述，在歷史上是可靠的。我們在此列舉證據支持聖經，也同時寫了一本伴讀的書：《認識聖經可信的真理》(*Knowing the Truth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Bible*)，這本書可以提供更詳細事實，證明上帝的話是準確的。



■第一部分■



耶穌研討會

1. 自由派神學家怎樣看耶穌？

無可否認，只要對聖經權威的信任被損害了，它的教導就會被懷疑，或者被認為沒有意義。可是，我們覺得大多數基督徒，尤其是一般美國人，都不明白「自由神學」和高等批判學應該大受責備，又破壞了美國人對聖經的信心，還有那些隨之而來的社會、道德和靈性的可怕後果。

為了要舉例說明對聖經的「自由神學進路」，我們會引述耶穌研討會（Jesus Seminar）的結論，這是74位自由派學者的努力，要決定哪些「真正」是耶穌的話；還有引述那些流行新聞雜誌對聖經的普遍見解。

幾乎每一年，尤其是在復活節和聖誕節，新聞雜誌都評論自由神學家所寫的書，其中要尋找「歷史中的耶穌」，所謂謎

一般、歷史中的「真」耶穌，不是基督徒在聖經中找到、「憑信心認識的耶穌」。近年，自由神學家和非福音派神學家寫了幾十本書，否決和攻擊基督教信仰的基礎：聖經中的耶穌基督。其中有克羅森（John Dominic Crossan）的《耶穌：革命性的傳記》（*Jesus : A Revolutionary Biography*）、《歷史上的耶穌：一位地中海猶太農民的一生》（*The Historical Jesus : The Life of a Mediterranean Jewish Peasant*）和《誰殺死耶穌？》（*Who Killed Jesus ?*）；麥克頓（Burton Mack）的《誰寫了新約：製造基督教神話》（*Who Wrote the New Testament : The Making of the Christian Myth*）、《天真的神話：馬可福音與基督教的來源》（*A Myth of Innocence : Mark and Christian Origins*）和《失去的福音書：Q卷與基督教的來源》（*The Lost Gospel : The Book of Q and Christian Origins*）；芬克（Robert Funk）的《對耶穌誠實》（*Honest to Jesus*）；還有耶穌研討會出版的《五卷福音書：尋找耶穌真言》（*The Five Gospels : The Search for the Authentic Words of Jesus*）。⁵

在這些自由神學書籍中，我們看見對耶穌多種形容——猶太聖人；祕術法師和神祕主義者；迷幻藥邪教的象徵；同性戀者；曾經離婚兩次，而且有三個小孩子；邪惡的祭司；憤世嫉俗的人；政治革命家；你喜歡怎樣看祂都可以。根據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伯特利學院（Bethel College）神學教授博伊特（Gregory Boyd），在《憤世嫉俗者、智者還是上帝的兒子？》（*Cynic, Sage or Son of God ?*）說：「也許，現代〔對歷史的耶穌〕的追尋，最引起人興趣的就是學者的愛好和性格影響了他們的工作。『學者的信念……決定了他或她所尋找的耶穌，因為他們老早就限定了耶穌可能是怎樣或者不應該是怎樣的。』所以，探討這個『歷史耶穌運動』的領袖的生活，可以明白他們的結論。」⁶換言之，這些學者關心的是描寫一位討他們喜悅的耶穌，卻不是要接受四福音所記載的耶穌。

試看這些自由神學家的寫作如何被普遍宣傳，不但在《時代週刊》（*Time*）和《新聞週刊》等雜誌刊登，也在電視特別節目

中出現。怪不得他們有如此大影響！正如《時代週刊》一篇文章指出，「一般上教堂的人都有極大興趣認識這題目，為所發生的事感到非常困惑。」⁷

「困惑」不是最適合的字眼。我們覺得那些基督徒未有在神學和護教學上紮根，又沒有留意到歷史批判和「尋找歷史耶穌」等問題，接觸到這些事物，信仰就被損害了，而且實在被大大破壞了。這就比困惑更嚴重。以上引述的民意調查就是好的證明。

天主教學者約翰遜（Luke Timothy Johnson）對耶穌研討會不滿，他的評論也相當正確：「一般人都不知道那些自稱學者的人有多大錯謬。」⁸他又引述另一個問題：「一般美國人對聖經知識無知。在這個集體無知的世界，用頭條新聞去宣告所謂科學研究認為〔耶穌〕這件或那件事是錯的，就好像是事實。大多數人都沒有基礎反攻這些聽似權威的言論。」⁹

2. 耶穌研討會是甚麼？

耶穌研討會充分說明了自由派聖經批判學者巧妙的欺騙。1993年，耶穌研討會將結論發表於一本詳細巨著，標題為《五卷福音書：尋找耶穌真言》中。

學者將知識的鑰匙收藏了。（多馬福音三十九¹*；《五卷福音書》p. x 中引用。）

根據《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1978年11月25日版，當耶穌研討會組織還未確立之前，只有七個成員，希望找到十二至十五位聖經權威對耶穌所講的話投票，好決定哪些是最可靠的，哪些是早期

*「多馬福音」（“Gospel of Thomas”）是偽作，而且帶有諾斯底派思想；耶穌研究會認為它是第五本福音書。

教會傳統「冒充他的話」。這工作計畫主持人芬克是「聖經文學學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前任會長，說研討會的目的是要決定耶穌**實在**講了些甚麼。

哈佛 (Harvard) 神學院麥克雷 (George MacRae) 是早期成員，說學者的真正問題是：「經過六十年形式批判，又分析過耶穌每一個神蹟和言論之後，我們還可以說耶穌講過些甚麼？」

《洛杉磯時報》指出，根據麥克雷，有些福音派學者可能加入這研討會（當時只是一個委員會），「但是只有那些運用現代批判方法的人才會加入」。八年之後，耶穌研討會開始帶來衝擊。

達特 (John Dart) 在《洛杉磯時報》一篇文章引述史丹福 (Stanford) 大學宗教研究系主任范·哈維 (Van Harvey)，指出：「至於那些聖經歷史學家，難得有任何對耶穌的傳統觀點不被他們深深懷疑。」¹⁰ 哈維暗示，平信徒，就是一般普通基督徒，實在沒有資格明白聖經，也沒有資格評估聖經各種宣告。「這位史丹福教授說，新約研

究現在已非常專門，需要很多準備功夫，學者都覺得『平信徒根本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利判定哪一個歷史宣稱是真理，哪一個錯誤。』」¹¹

那就等於說普通美國人**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利**判斷某個特別的政治宣言是對是錯！

還有，達特報告：「平信徒不熟悉新約研究，沒有資格對福音書記載的可靠性作明智判斷，正如一個不是專家的人要去批判『柏拉圖第七封信，蒙提祖馬二世 (Montezuma [1466?~1520，墨西哥阿茲特克皇帝]) 和科爾特斯 (Cortez [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 的關係』，或者其他歷史事情。」

就是說，大多數基督徒都沒有資格判斷耶穌的話，只有自由派學者才有資格。一位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保守派人士米基 (Paul Mickey) 嚴厲反駁：「非常不幸，很多高等批判學者暗示福音書如此複雜，以至普通基督徒不能正確明白，因為他們不能分辨事實和神話，還是人的想像被加

於其中。批判學者發明了一些祕密解釋，是『沒有博士學位的人不可能知道的』。羅馬的內馮（John Navone）神父（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說：『一種知識分子的偏見正在增長：除非你知道聖經的最新學術理論，否則最好不要去讀它。』¹² 那麼，這些自由派學者就是告訴我們不要讀聖經，不必麻煩。我們必須請教他們，希望他們會告訴我們應該相信些甚麼。

賈詩勒（Norman Geisler）曾經寫道，因為基督教真理有這樣多證據，不相信它就是執迷不悟。那麼，自由派神學家和高等批判學者應該譴責為更執迷不悟，因為他們天天對着上帝的話，卻仍然拒絕它。

3. 耶穌研討會對耶穌和祂的教導有甚麼結論？

耶穌研討會七十四位學者怎樣對耶穌言論的真實性投票？他們非常有學者風度：將有顏色的小球放進一個盒子來投票，決定耶穌所說的話哪一句是真的。創辦人及主席之一芬克說：「將有顏色的珠子放進一個盒子，已經成為研討會的標誌」。¹³ 紅色球表示「耶穌一定講過這句話，或者是類似的話無可懷疑」；粉紅色球表示「耶穌有可能講過類似的話」；灰色球表示「耶穌並沒有講過這樣的話，但是話裏面的意思卻似乎是祂的」；黑色球表示「不是耶穌的話；這句話代表另一個後期傳統的觀點」。¹⁴

耶穌的話只有18%「合格」，獲得紅色或粉紅色的球，超過一半是黑色的，所以是假的；可是，有一大部分他們認為是耶

耶穌的真言，也是出自那本偽作、帶有諾斯底派思想的「多馬福音」，耶穌研討會的學者認為它是第五本「福音書」，比其他四本福音書更準確相關。¹⁵ 在四本傳統福音書之中，耶穌講過的話只有十五句得到紅色標記，而且全部都是短短的，類似箴言的言論或比喻；七十五句是粉紅色的；幾百句是黑色的，其中包括每一個耶穌的自稱。那麼，用研討會的話，「福音書歸認為耶穌的話中，足足有百分之八十二並不是祂自己講的。」¹⁶

換言之，耶穌從不相信會為這個世界的罪而死，可是祂曾經清楚講過：「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許多人的贖價」（太二十 28）；「這是我的血，是為立約的，為許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太二十六 28）；和「我應該說甚麼呢？說『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刻』麼？然而我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來的，要面對這時刻」（約十二 27）。耶穌也不認為自己是彌賽亞；可是在約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五至二十六節，

井旁的女人說：「我知道那稱為基督的彌賽亞要來」，我們看見：「耶穌說：『我這現在跟你說話的就是**他**』」（加了強調效果）。還有，耶穌在大祭司面前起誓，公然宣稱自己是彌賽亞：「大祭司又對他說：『我指着永生的上帝要你起誓，告訴我們你是不是基督、上帝的兒子。』耶穌回答：『這是你說的；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權能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降臨。』（太二十六 63、64）

此外，自由派神學家認為耶穌從沒有自稱為上帝；可是祂曾作如下聲明：「亞伯拉罕出世以前，我已經存在了」（約八 58）；「我與父原為一」（約十 30）；「那看見了我的就是看見了父」（約十四 9）。他們也說耶穌從來沒有講及天堂和地獄；可是，「他們要進入永遠的刑罰，義人卻要進入永生」（太二十五 46）。

耶穌也不是童貞女所生的；可是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二、二十三節宣告：「這整件事〔耶穌由童貞女所生〕的發生，是要

應驗主藉着先知所說的：『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的意思。』（加了強調效果）

當然，他們也否認耶穌行神蹟。但是，當施洗約翰在監獄，顯然是灰心了，門徒告訴他耶穌所行的一切神蹟，約翰派人去問耶穌是不是彌賽亞，耶穌回答說那些**神蹟**證明祂是彌賽亞：「就在那時候，耶穌治好許多患疾病的、遭災難的、身上有污鬼附着的，並且施恩給瞎眼的，使他們看見。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回去，把看見和聽見的都告訴約翰，就是瞎的可以看見，跛的可以走路，患麻瘋的得到潔淨，聾的可以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聽。那不被我絆倒的，就有福了。』」（路七21~23）

最後，耶穌研討會要求我們相信耶穌從沒有叫任何人為自己的罪悔改，耶穌也沒有從死裏復活；可是四本福音書都一致見證，歷史也是如此判斷。（如果你想得到詳細資料，請看：*Knowing the Truth about*

the Resurrection, Harvest House, 1996。)

歡迎參觀激進派聖經學術世界。耶穌研討會只願意肯定十五句耶穌言論（紅色球），而且不是每本福音書都有，所以在福音書中，耶穌的「真」言就少過6%！換言之，在福音書中，所謂耶穌講過的話，有94%某程度上值得懷疑，甚至大錯特錯。例如馬可福音，在280節耶穌的話中，耶穌研討會認為只有一節是真的。（馬可福音十二17。）意思就是，根據傳統認為的作者馬可（或耶穌研討會所謂的基督教傳統），他正確引述了耶穌語錄一次，卻合共有約三百次引用錯了或者是編造的。還有更糟的（如果可能的話），約翰福音內的**全都**投為黑色！蒙愛的使徒約翰記錄耶穌言論的時候，成績比馬可更差。

我們現在可以放鬆了，人人都知道真相——福音書是一文不值的。我們不必遵守耶穌的教導。為了確定我們都知道，耶穌研討會現在花時間決定福音書中哪些事情是耶穌從來沒有**做**過的。下一回，他們要召開「聖經正典議會」，告訴我們哪些聖

經中的書（他們不認同的）應該從聖經中刪除。¹⁷ 這就是耶穌研討會的步驟：折毀耶穌的話，折毀耶穌的作為，折毀聖經正典。哪怕聖經已經被認為是上帝所默示的，聖經正典當然**必須**丟棄。¹⁸ 一旦聖經被丟棄，那些證明聖經歷史可靠的證據、反駁他們觀點的證據就變得無所謂了。

這一切都證明了一般自由派的批評是無能為力的。這些批判學者有沒有提供半點證據證實他們的驚人宣稱？沒有。雖然寫了幾千本書，都是無價值的推測，卻從來沒有提供過絲毫證據，一直只有兜圈子的空談，和不成理由的胡扯。¹⁹

4. 為甚麼要相信自由派神學家？

自由派神學家的世界觀和分析方法是不可信的。讓我們舉例說明。自由派有一個假設的大前題：福音書作者刻意將神話「基督教化」和傳播，所以憑他們的寫作去認識耶穌是沒有用的；故此作為歷史文件，是毫無價值的。如果這些學者所說的是真的，基督教不但是假宗教，而且是最壞的騙局。令人無法不懷疑這些學者的動機和工作，是否為了達到這樣的結論。為甚麼學者要花這麼多時間和努力嘗試**反證明**顯是錯的事情？（提示：可能因為他們認為福音書中的耶穌或許是真的，但是要使自己相信那是假的。這有點像電視上的旁述員，說：「也許，基督教地獄觀最可怕的地方是——它可能是真的。」²⁰

你不必是火箭專家，也可以決定耶穌

在新約中曾自稱為上帝，又說祂的話永不廢去。你也不必是諾貝爾獎得主或者是哈佛大學新約研究博士，只要稍為調查一下，就可以得知新約文件的歷史準確，更可以知道耶穌死後身體復活。值得我們留意的是：理性主義神學家、自由派人士和懷疑者為了堅持偏見，竟然丟掉了這麼多合理的學術研究。

耶穌研討會對耶穌言論的準確和可靠投票，又以為只有批判學者才有權利判斷新約的可信，這種魯莽何等目空一切呢（耶穌畢竟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至於新約的可信，有知識的基督徒知道的比這些學者還多，因為理性主義和懷疑的前設使他們頭腦混亂，講些廢話，不知道應該相信些甚麼。正如一位批評家提出：「如果有人對耶穌研討會的意義投票，還用懷疑那結果會是怎樣嗎？」²¹真是驕傲自大！我不知道耶穌自己怎樣想——尤其祂曾經許諾我們：「天地都要過去，但我的話決不會廢去」（太二十四 35；加了強調效果）。耶穌研討會或自由派神學家之中，不知道

有沒有人願意預言自己會從死裏復活，然後以**實踐**證明自己的宣稱？

大多數自由派聖經學者已經實在損害了基督教的信用，很難視為客觀的神學家，誠實尋找那位「真」耶穌。畢竟，二千年來，聖經已經清楚記述了那位真正的耶穌，所以這些自由派人士頂多可以視為別有用心的空想家（事實，如果他們自稱基督徒，就是偽君子），甚至可說是基督教信仰的敵人，再沒有其他適合的形容。他們不但有如此破壞的觀點，也積極說服別人，叫他們不要相信聖經對耶穌的描述。²²他們非常成功，那「新觀點認為基督並非至高無上，在全世界都有信眾。」²³耶穌研討會通常在復活節或聖誕節之前宣布研究結果，蓄意要在最好時間引起大眾注意，盡量讓更多人接觸到他們的錯誤觀點。

雖然耶穌研討會認為「批判學術的結果有保證」，²⁴他們的批判方法卻只破壞客觀的歷史調查。耶穌研討會對耶穌有如下不準確的結論：

福音書的作者將他們對耶穌〔不準確〕的「記憶」，加在〔耶穌的〕言論和比喻傳統上……。福音書中的耶穌是神學**想像**的建構……。福音書是……對耶穌的記憶，以**神話**修飾，表達教會對他的信念，又加上聽來有理的**虛構**，提高第一世紀聽眾對福音故事的興趣，因為那些人親眼見過聖人和行神蹟的人……。〔使徒〕信經中那人物是**神話人物**，或者屬於天上的人物……由使徒保羅採納；他自己並不認識歷史的耶穌。保羅明白的基督是一個死而復活的主，是浸禮所象徵的……是他從古希臘神祕宗教所得的想法。在保羅的神學思想中，耶穌不是最重要的角色……。基督徒的想法終於壓倒了耶穌：所以耶穌就〔錯誤地〕被迫去說基督徒後來所相信的。²⁵

當然，自由派人士常常自稱是沒有偏見的學者，學術研究一流。例如，用耶穌研討會的話，他們稱他們的「譯本」為「學者譯本」(Scholars Version)：

與其他主要英語譯本不同的是，學者譯本不受教會和宗教影響……。「學者譯本是學者授權的」，而且「研討會的研究員都是批判學者。**批判**的意思就是從經驗和事實尋找證據，那些可以由客觀、獨立的人確定的證據，這才是判斷歷史的主要因素。非批判的學者就是那些先考慮教條的人，堅持說事實證據支持他們的神學前設。批判學者採取懷疑主義的工作原則：只接納那些能提出證據，通過嚴格試驗的。……耶穌研討會研究員的學術通行於全世界各大學……。公眾公開攻擊研討會成員是常見的事，尤其是那些學術沒有地位的

人更是如此。」²⁶

耶穌研討會的成員不承認的是：「能提出證據，通過嚴格試驗」的，就是對聖經的保守觀點，不是他們對歷史的曲解。有很多福音派和非福音派學術研究都證明了這一點。他們似乎也不承認，他們才是「先考慮教條的人，堅持說事實證據支持他們的神學前設」。所以，自由派尋找的「歷史的耶穌」終會在神學研究上中止。《新聞週刊》一篇文章評論：「經過一百五十年的學術研究，似乎這個『歷史』耶穌的追尋已經窮途末路。自從福音書寫成之後，再找不到新資料。」²⁷ 批判的研究仍然存在，因為很多人不願意相信福音書中清楚描述的耶穌。批判學者的真正問題是：他們不願意相信耶穌。正如我們在《答案已經預備好》（*Ready with an Answer*, Harvest House, 1997）、《認識聖經可信的真理》和其他書籍中證明的，問題不是支持合乎聖經的基督教的證據素質，及這些文件歷史上是否可信；誰願意看這些證據，都可以輕易找

到。的確，如果福音書是如此明顯的騙局，「福音」這詞就不可能這樣普遍用為「絕對真實的事物」的同義詞。〔譯者按：英語中 *gospel* 這個詞的俗用。〕

如果你去讀福音派的學術著作，例如六冊的《福音觀點》（*Gospel Perspectives*,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6），是一隊國際學者的十年研究工作，或者賴特（N. T. Wright）所寫五冊的《基督教的來源與上帝的問題》（*Christian Origins and the Question of God*），或者批判耶穌研討會的威爾金（Michael Wilkins）和莫蘭（J. P. Moreland）的《攻擊耶穌》（*Jesus Under Fire*）和博伊特的《憤世嫉俗者、智者還是上帝的兒子？》，你會看見對自由派人士清楚、不含糊的駁斥，也對新約基督教有客觀和學術的辯衛。《福音觀點》在序言中聲明目的：「對歷史問題提供答案，可抵受學者的嚴厲審查；也幫助那些被學者的意見所困惑的人。」²⁸

當耶穌研討會的有害結論傳播於全美國，甚至全世界，不難明白那些相信聖經的基督徒，為甚麼對這些所謂聖經學術如

此生氣。過去十年來，耶穌研討會的人想盡辦法要將自己的觀點公諸於世。事實，甚至可能沒有一份美國報紙最近十年中沒有專題報道過他們的事情。

耶穌研討會對北美州影響的流程度，是二百年來任何其他討論耶穌的學者所不及的，這樣說也許沒有誇張。如此，「不單是新約學者，所有基督徒都應該關心這愈來愈流行的典範。如果從前的平信徒可以不管新約的研究趨勢，現在就不行了。」²⁹（請見註釋 30~45，尤其是註釋 38。）

5. 自由派神學家有甚麼責任？

如果我們以為這些只是學術辯論，請想想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在《神子復活》（*The Son Rises*）中提到的悲慘事件。他記載一位退休牧師的事情，「他在空閒時候研究某些現代神學家的思想」。這位牧師相信他們的偉大學問比他優秀，所以認為他們一定是對的。「他清楚明白這是甚麼意思：他的一生和事工都是基於一大堆謊話。他自殺了。」克雷格博士的評論是對的：「關於這個人的死，我相信現代神學家必須在上帝面前負責，他們講了這些話，就必須對後果負部分責任。」⁴⁶（這是指自由派神學家否認復活的事，也可以應用於其他地方。）的確，「當我們說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情，一點都沒有誇張……。如果耶穌是祂所自稱的，也是跟隨祂的人所

公然宣稱的，那麼我們就不是在處理學術問題，而是處理現代人每天生活和永恆歸宿的重要問題。」⁴⁷

今天世上千萬人已經接受了這些批判者所相信的聖經「事實」。他們畢竟是「專家」，又作為神學家，當然會知道得最清楚；但是有多少人因為受了他們的影響，而不接受真正的福音？又有多少已經蒙救贖的人被他們混淆了？⁴⁸

在「安克伯節目」，我們收到很多來信，他們是穆斯林、摩門教徒、其他異端宗教和屬世的評論家，要指出我們在「聖經無誤」和「聖經權威」的錯誤。他們的論點幾乎完全訴諸於這些自由派神學家和高等批判學者的「發現」。

神學家本該辯衛永恆真理，卻顛覆真理，支持自己的偏見，沒有比這罪過更甚的了。

6. 耶穌研討會有甚麼重大錯誤？

耶穌研討會有三個基本錯誤信念：
 (1) 以為它的結論代表現代學術界一致贊同；
 (2) 它不顧自己那些蓄意的懷疑和無理的偏見（例如，它有計畫打擊別人對福音書的信心，而福音書的歷史可靠已經被建立了）；
 和 (3) 它的哲理和方法有嚴重缺點，暗中破壞了它的結論，它卻沒有自知之明。

首先，即使撇開保守福音派學者不提，耶穌研討會也並不代表新約學者或者聖經學者一致贊同。很清楚，耶穌研討會的觀點是少數人的觀點：「耶穌研究會並沒有反映負責任的學術，也不反映批判學者的一致看法，可惜很多人被它在媒體中的宣傳所欺騙……。雖然他們常常自稱自己的工作反映現代學者一致意見，即使撇

開福音派學者不提，這個聲言仍然是錯的。」⁴⁹此外，七十位批判學者的觀點根本不能代表聖經文學學會七千成員，或者其他千萬人的觀點：

也許，《五卷福音書》最驚人的地方是它對主流學術的無知。事實，新約批判中現在產生了另一個主要運動，被冠以「第三次尋找歷史耶穌」的稱號。這些人比從前的人樂觀，認為有很多耶穌的言行可以從正典福音中找到。事實，這個追尋運動中兩個主要人物——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的查爾斯沃思 (James Charlesworth) 和杜克大學的桑達斯 (E. P. Sanders)，都同意「現在最普遍的觀點似乎是：我們應該可以知道耶穌來要做的是甚麼，我們可以知道很多祂講過的話，二者在第一世紀猶太教中是合理的。」耶穌研討會卻完全不顧最後一點，

他們的耶穌在猶太教中是不合理的。⁵⁰

其次，正如我們指出的，耶穌研討會成員的偏見在他們的寫作中是明顯的。

沒有其他有關耶穌的學術研究，或者任何這方面的其他宗教老師，曾受到這麼多約束。世界歷史上，也沒有其他智者所講的話的形式這樣受限制，佛祖不是，孔子不是，穆罕默德不是，甚至現代的前衛作者如卡夫卡 (Franz Kafka) 也不是，耶穌常常在這些人的比較中佔優……。不論現代學術還有甚麼別的不同點，一般人都同意，要以耶穌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來認識祂，那背景都是猶太的；耶穌研討會完全沒有做到這一點。⁵¹

還有，研討會主席之一克羅森——

為了要減低福音書中對耶穌埋葬和復活記載的可信，用一種非常奇怪和巧設的福音經文分析法，使大多數新約批判學者都覺得難於相信。就是這種奇想的推測，使很多普通雜誌（例如：《時代週刊》）的讀者相信他們代表當代對歷史耶穌最好的新約研究，這是一件嚴重的事。⁵²

例如，克羅森在《歷史上的耶穌》的方法和猜想是如此生硬捏造，以至曾經發出這問題：「明白歷史中的耶穌，對基督教本身有沒有持久意義？」⁵³他也承認：「研究歷史中的耶穌，已經變成學術界中一個胡鬧笑話。」⁵⁴的確，克羅森自己的書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耶穌討究會一些哲理和方法是有缺點的，另一些卻反駁了他們自己的結論。耶穌研討會一個主要前提是哲學的自然主義〔譯者按：自然主義不相信有超自然事物〕，雖然是錯的，但是它支持了耶

耶穌研討會的批判計畫：

耶穌研討會目的不止於學術，還針對教會裏的人……。他們要藉着解放耶穌，把教會裏的人從「神學暴虐的黑暗時代」中解放出來。正如耶穌研討會的創辦人之一芬克所言：「我們要解放耶穌。一般人所知道的耶穌是一個神話，他們不想要那位真耶穌，他們要一位可以崇拜的耶穌。」……耶穌研討會的成員都獻身於嚴格的自然主義哲學……。哲學的自然主義是知識論（從有理由有證據的知識構成理論）的一種，可稱為科學主義……。科學之外的事物都是憑信心的主觀見解，理性估價是不可能的。用在基督教的歷史起源上……我們不能相信聖經的世界觀，不能相信它所講的神蹟、魔鬼和超自然事物。⁵⁵

這種科學主義可見於《五卷福音書》。例如，它宣稱「基督的信條和教義……對那些曾經從伽理略（Galileo）望遠鏡看過天堂的人，已經不再有說服力。從前的神和鬼已經從天空中掃清……。〔科學已經〕揭穿神祇和魔鬼的神話，又遺贈給我們屬世的天堂。」⁵⁶

但是，科學主義卻早已被揭穿了：

時代早已改變，不能再滿足於科學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哲學那些政治正確、不合理的假設了。大學圖書館裏面有很多書都指出這些觀點的弱點，而耶穌研討會的人卻不知道自己自相矛盾，更反駁了自己的宣稱。⁵⁷

換言之，

對耶穌研討會的人而言，歷史中的拿撒勒人耶穌**按定義**不應該是超自然的耶穌……。耶穌研討會

的研究員清楚附和史特勞斯（Strauss）：「歷史中的耶穌……和對基督的信心是兩回事」，他們認為這句話是「學者智慧」和「現代聖經批判」第一支柱。對他們而言，耶穌從死裏復活根本不合理，不能用來解釋事情；一個自然主義的解釋，無論如何不合適，總是比超自然解釋好……。說穿了，耶穌研討會所謂學者智慧第一支柱，不過是一個哲學偏見，只會妨礙公平評估耶穌復活的證據。⁵⁸

耶穌研討會還有一個錯誤假設，相信因為福音書的作者是基督徒，所以是不可信的。可是，有沒有人因為研究者是醫生而懷疑醫藥研究？

耶穌研討會方法上的缺點，可見於他們據稱用以鑒別耶穌的「真」教導的「證據原則」和「真實標準」。⁵⁹例如，「耶穌研討會建構和採用『證據原則』去評估福音書

的傳統，『證據原則』是法庭所採用的。』⁶⁰但是，耶穌研討會自稱無偏見，用法庭的證據標準，是誤導人的。事實，他們的「原則」常常是毫無意義的，及／或加上他們對經文的偏見，所以應用這些原則，只有證實他們老早持有的結論。例如，他們的上下文原則**假設**說，福音書作者編造了耶穌的話，卻沒有提出理由。⁶¹他們的釋經原則**假設**說，福音書的作者將耶穌的話修改，使之和他們的觀點一致，也沒有提出理由。⁶²「錯誤歸認原則」**假設**說，「福音書的作者常常將自己的話推在耶穌身上。」⁶³這也沒有證據。他們的「證據原則」**假設**說，我們現在所有福音書都是編造的神話，他們也沒有提出證據。

如果沒有偏見地運用「真實標準」其他批判原則，反而會**支持**傳統觀點。對耶穌研討會而言，這真是不幸。

我們已經總結了耶穌復活的歷史證據。如果有人思想這些證據，明顯可見歷史資料支持耶穌身體復

活，可以通過耶穌研討會所用的真實測試。埃文斯 (Evans) 最近有一個論點：建立耶穌言論真實的同樣標準，也可以用在耶穌的神蹟上。⁶⁴

布洛姆伯格 (Craig Blomberg) 博士 (University of Aberdeen ; Denver Seminary 新約教授) 指出：

研究福音書記載的時候，常用以決定真實的四個標準是：重複證據、巴勒斯坦的環境和語言、不同和一致……。使用了這些標準，即使是懷疑福音傳統記載的人，也會接納大部分福音書歷史是準確的……。事實，小心慢慢運用「真實標準」，會叫人接受全部福音傳統……。〔那麼，〕無論是對福音書存懷疑態度，覺得每一個細節都必須通過「真實標準」，或者因為沒有反對證據而

肯定所有歷史事件都是真的，判決都一樣，福音書都會接受為耶穌言行的可信記錄。⁶⁵

正如蒙哥馬利（Montgomery）和其他人所指出的⁶⁶，**真正**問題不在客觀和法庭式應用證據原則，因為這些方法只反駁了耶穌研討會的宣稱，而證實了聖經。耶穌研討會的真正問題是要除去聖經中的耶穌：

事實，我們可以這樣說，很多耶穌言錄的爭論中，基督論才是**真正**問題中心，比歷史或者運用客觀標準更重要。這是一件兜圈子的事，〔耶穌的〕一句話被接納，是因為它反映了某一個限定的基督論內容，這些內容不是一致運用標準的結果，而是出於預設的基督論限制……。即使運用研討會的「真實標準」，也可以辯衛耶穌事工中的贖罪觀念！如果拿這些標準逐個研究，根據這些有歧

見的標準，一樣可以辯衛贖罪這件事，也就是基督論中耶穌的主要事工。即使根據研討會自己有限的標準，也值得懷疑他們的判斷。⁶⁷

耶穌研討會也違犯了他們自稱是負責任的學術原則：「最大的誘惑是要用我們的想像去製造耶穌，操控事實，去支持已有的成見。耶穌研討會因為看見這致命的陷阱，所以採取了最後決定事實的原則：**小心找出一個完全合你心意的耶穌。**」⁶⁸但是，下一句卻說，「福音書歸認於耶穌的言論中，百分之八十二不是耶穌所講的……。」⁶⁹

他們以高人一等的身分毀謗保守的基督徒為「極右基要派」、「末世宗教審判官」、「宗教迫害」，又稱「他們對耶穌的認識是建築在沙土般的神學上」，這樣驕傲自大，令人驚訝不已。⁷⁰

我們愈讀愈吃驚，「現有福音書的證據都是謠傳……沒有一位〔福音書作者〕是

目擊證人，也沒有親耳聽到他所記錄的事件。」⁷¹可是，這正是新約作者的宣告——親眼看見，親耳聽見：「論到……就是我們所聽見，親眼所看見，仔細觀察過，親手摸過的……我們把所看見所聽見的向你們宣揚」(約壹一1、3；參路一2；來二3；彼前五1；約三11，五36，十九35，二十一24；徒二32，三15，四33，五32，十39，二十六26；約壹四14，五9、10；約叁12；路二十四48)。

至此，耶穌研討會的學者顯然不管客觀歷史的調查或者真理，否則他們不會說上面的話。在《五卷福音書》後面『詞彙定義』，「批判」學術的意義就是「運用謹慎和周詳的判斷」。⁷²耶穌研討會的人就是沒有做到這一點。

甚至《新聞週刊》一篇復活節文章，不是出自保守派神學家的，也看得出這計謀：「他們應用今天的批判工具：將經文刪掉、心理推測和侮辱同輩，然後根據他們的想像力，製造一些需要信心的事。近期幾十本否認復活的書，很多都是自由派

學者所寫的，他們覺得時候到了，要將基督徒現在所崇拜的耶穌，改為那位學術界找到的『真』耶穌。他們不是沒有興趣研究歷史，而是有一個赤裸裸的宣教目標：他們將耶穌生平重新整理，希望證明耶穌身體復活的信念是基督教信仰一個障礙，破壞了祂作為社會改革家的角色……。簡言之，現代心理學將復活的基督削減為一些心靈經歷，讓門徒重新有宣教熱心，靈性有自信。」⁷³

自由派的做法不但只是老調重彈（最近一百五十年來，其他批判學者也都有過類似結論），他們的學術也不能自圓其說。《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一篇文章提到，約翰遜(Luke Timothy Johnson) 在《真耶穌》(The Real Jesus) 中指出，這些學者用幼稚的心態處理歷史資料、了解歷史、歷史所能成就的和歷史知識的限制。的確，「耶穌研討會和類似計畫的學術，是基於胡亂推測和不重要的證據。」⁷⁴ 聖經學者哈伯馬斯(Gary Habermas) 博士說：「耶穌研討會的研究員很少提供理由

支持他們的意見，或辯護其世界觀。」⁷⁵

7. 謎一般的Q是甚麼？它在哪裏？

如要舉例說明約翰遜以上所講「胡亂推測和不重要的證據」，試想這叫做Q的耶穌言論集（據稱是馬太、馬可和路加所用的）。麥克等自由派神學家在《誰寫了新約：製造基督教神話》（1995）中，開始說有Q1、Q2、Q3和Q4。約翰遜正確指出：這是荒謬的，解釋說：「很多新約學術見笑於主流歷史學家，整座大建築物不過是紙牌堆疊的……。只要抽出一塊，全個工程都會崩潰。」⁷⁶

Q正好說明學者自陷泥潭中的情形；雖然有很多理由令人相信聖經字面意義，可是他們不願意相信。Q根本不**存在**；可是**千萬**個小時已經花在解剖這本完全是想像中的文本！這可見於「國際Q工作計畫」研究資料庫，例如，它包括一份90頁單行

對馬太福音某一節的分析，最後決定它不在 Q 之內！Q 正好代表這類學術的胡亂推測和／或廢話，簡直是瘋狂。為甚麼要詳細研究一件根本不存在的東西？而**存在的**卻是真實和準確的。然而，Q 工作計畫打算出版超過六十冊 300 頁的書，耗盡精力去評價一本想像中的書！每一本 300 頁的書處理 Q 裏面一百個字；就是說，這根本不存在的書中每個字，就會有三頁的學術分析和討論。⁷⁷

為甚麼批判學者要求我們拒絕那些早期基督徒所「編造和想像」的，當作神話，然後轉過來要求我們接受他們虛構製造的真正「福音書」？

韋納姆（John Wenham）在學術界有傑出成就，是布里斯托爾（Bristol）丁道爾學術中心（Tyndale Hall）的副院長、布里斯托爾大學新約希臘文講師，又是牛津拉蒂默學院（Latimer House, Oxford）院長。他著有《基督與聖經》（*Christ and the Bible*）和《上帝的良善》（*The Goodness of God*）等重要作品。在《馬太、馬可和路加福音的年分重

訂》（*Redating Matthew, Mark and Luke*）中，他把這些符類福音的年分鑒定為 40、45 和 54 年，又舉例說明了有些人不用客觀公平的學術衡量所有已知的事實資料，只用有偏見的高等批判方法，陷在窘境裏面。韋納姆引用古爾達（M. D. Goulder）的話：「作者浪費了幾千幾百頁，不只是幾十頁的書，講及符類福音的問題〔前三本福音書之間的相同和差別〕，卻沒有留意方法錯誤。」韋納姆繼續評論：「很多爭論點是不值一提的，因為很多論點都是反之亦然的：正反面都可以，差不多都可以說得通。」⁷⁸所以，「大多數的學者仍然主張，馬太和路加都是採用馬可和已經失去的 Q 來源，可是對這個假設的信心已經漸漸減低。」⁷⁹

他論到 Q 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啟發的說明：

當我們試驗這個 Q 理論，因為沒有 Q 這本書，所以事情很麻煩……皮特里（S. Petrie）在《新約》

第三冊 (*Novum Testamentum* 3, 1959) 中一篇文章講得非常生動：「Q可以隨己意製造」。他說學者對這本書的觀點是，「互相矛盾，令人惱怒」：

Q是一份單一文件；它是一份綜合其他早期資料而成的文件；它被用於多次編輯中；它不止於一份文件。Q的原文是希臘文；它的原文是亞蘭文；它在不同翻譯使用過。Q是馬太語錄；它不是馬太語錄。Q有一定形式；它沒有一定形式，只是一些凌亂片斷的結集。Q是一本福音書；它不是一本福音書。Q記載了十字架的故事；它沒有十字架的故事。Q完全是言論，沒有敘事文；它包括一些敘事文。全本Q在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中保存下來；它沒有全部保存下來；路加福音保存它比較多。馬太福音中的次序是正確的；路加福音中的次序是

正確的；兩者的次序都不正確。馬可福音曾經使用Q；馬可福音沒有用過它。⁸⁰

批判學者顯然發明Q這樣的理論，將耶穌變成他們能夠接受的樣子——無論他是政治革命家、最早的婦解主義者、神祕主義者、憤世嫉俗的人或者其他，耶穌的死和復活與Q所了解的救恩無關，Q的救恩比較是諾斯底派的，不是正統的。我們進一步看見耶穌研討會以Q為「『拆毀教會正典』的長期計畫」。⁸¹ 正如麥克爭論道：「支持Q的人中，有一點十分明顯，他們都不是基督徒，不以耶穌為彌賽亞，不以他的死為……救贖事件……。他們不能想像他曾經從死裏復活……。」⁸²

除了新約聖經中的耶穌之外，耶穌任何形象都會被批判者接納。正如《今日基督教》一篇文章指出，他們所說的耶穌似乎「除了是那位全世界信徒所敬仰的復活了的基督之外，甚麼都可以」。⁸³的確，對於耶穌研討會而言，「這個耶穌不是正統

基督教接受的耶穌，卻比較是諾斯底派的——注重傳授真知識，我們今天可以把它叫做『新紀元』。既然耶穌研討會明言目標是要令人不相信正統基督教，和超越主流學術（雖然他們多次自稱代表學術一致意見），這結論就毫不令人驚訝。」⁸⁴

至此，他們這個結論的動機明顯可見：如果我們接受那位真正的耶穌，那位新約中的耶穌，祂就是我們的救主和審判官，並非我們可以輕視的，必須尊祂為君王。我們現在可能審判祂，但是祂在末日要來審判我們。人心向來背叛上帝，不願意接受這事實，不顧一切用這樣冒犯的「學術」來製造一個新耶穌，這是可以明白的。一旦那位聖經中的耶穌完全打發掉了，就不必擔心祂在我們生命中的主權，也不必擔心因為我們現在拒絕祂，所以有可能末日面對審判。也許，這樣可以解釋為甚麼自由派學者努力於如此不合理的聖經解釋，這是最重要的因素。

8. 我們應該丟棄新約聖經，還是丟棄自由派批判學者？

「耶穌不是第一位基督徒，可是常被那些忠心的跟隨者所模造，使他所講的話好像基督徒。」
（《五卷福音書》，p. 24）

我們應該按照自由派神學家的意見去丟棄新約所講的耶穌嗎？還是應該丟棄自由派的結論？根據所有證據，我們應該丟棄自由派。我們另有一本書《認識聖經可信的真理》證實了這一點。

現在，讓我們再看《新聞週刊》一篇文章中另一句話，將我們帶入以下討論，它更進一步說明目前對新約的偏見：「不幸，除了聖經所講的，我們無法多知道耶穌是誰。」⁸⁵ 這句話明顯是錯的⁸⁶，此外，還有甚麼歷史和理性理由，可以讓我們否

決新約作者的話？二千年來，這九個人都被認為是誠實的歷史報道員，為甚麼現在對他們的寫作有如此頑固的偏見？懷疑他們寫作的準確，有沒有一個經得起時間考驗？沒有。我們有四本福音書：馬太和約翰是目擊證人所寫的，他們花了三年跟隨耶穌，深切認識祂；馬可和路加基於其他使徒（分別是彼得和保羅）的資料，他們都嚴謹地寫，是完全正直的人，沒有爭議。

四本福音書二千年來被世界上最擅長批判、最有才智的人所批判，而仍然攻不倒它。作者自稱記錄的目擊證人，或者耗盡全力去研究，小心準確地寫下發生的事。例如，使徒路加寫作耶穌傳記的時候，告訴提阿非羅：「我已經把這些事從頭考查過……讓你曉得所學到的道理，都是確實的。」（路一3、4）使徒約翰在他的傳記結束的時候，指着全本福音說：「為這些事作證，並且記述這些事的，就是這門徒；我們知道他的見證是真實的。」（約二十一24）他又說：「那看見這事的人已經作證了，他的見證是真實的，他也知道

自己所說的是實在的，使你們也相信。」（約十九35）約翰對他福音書的準確十分有信心，所以如此公開聲明，即使對那些極想反駁他的人亦然。馬可從使徒彼得獲得寫福音書的資料，彼得也自稱目擊人：「我們從前把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降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巧妙捏造傳奇的故事，我們卻是親眼見過他威榮的人。」（彼後一16）彼得的話可視作指責了參加耶穌研討會的人。也許，耶穌研討會成員比較願意聽愛因斯坦的話，他回應自由派人士，評論福音書中的耶穌：「神話怎麼可能有這種生命？」⁸⁷

著名聖經學者布魯斯（F. F. Bruce）曾說：「我想，世界文獻中，沒有比四本福音所受到的嚴格分析和研究更多，而且持續了二百年。我們不必為此抱歉；卻應該滿意。今天學者以福音書為可信的歷史文件，是經過完全的研究分析，並不是心靈閉塞的。」⁸⁸ 基督徒還有甚麼可要求的？批判學者還想要些甚麼？

無論是報道的內容或者方式，福音書

的寫作都使人覺得它是真實的。然而，有人告訴我們不要相信這些寫作，理由何在？大都因為自由派神學家到處傳播那些完全錯誤的結論。

事實就是這樣。因為我們認為福音書是準確的歷史，所以，如果我們否定福音書的歷史，就必須同時丟棄所有其他古代歷史文件。請問哪一位自由派批判學者願意這樣做？如果要這樣問，沒有一個願意。蒙哥馬利博士在「安克伯節目」中提起一件事：

上星期我們提到多年前我曾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斯特羅爾 (Stroll) 教授辯論。斯特羅爾教授說新約文件根本不足夠讓我們認識耶穌，我提出這些文件在古典文學中已經證明為最好的。我說：「如果你想否定耶穌基督，必須先丟掉對古典文學所有認識。」斯特羅爾教授說：「好，那麼我就丟掉古典

文學。」正當那時，這位古典文學系主任站起來說：「老天爺，那不行！」

你不可能單單因為不願意面對有關耶穌的文獻，就這樣丟棄希臘和羅馬的古代事物。上星期我們看過這些文獻，我們說明了這些文件是真實的歷史文獻，可以讓我們知道耶穌是誰。⁸⁹

博伊特博士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 PhD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正確指出：「最有力反駁修改耶穌的歷史記載，不是這事本身的弱點，當然那也是要緊的，最主要的卻是新約對耶穌的描繪有很多可靠的支持證據。」⁹⁰

新約所證實的耶穌就是這樣的。祂宣稱：「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必定不在黑暗裏走，卻要得着生命的光。」(約八12)「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十四6)「我就是復活和生命；信我的人，雖然

死了，也要活着。」（約十一 25）

耶穌吩咐人愛祂正如他們愛神一樣——全心、全性、全意（太二十二 37、38）。耶穌說，聖靈要為祂作見證和榮耀祂（約十六 13、14）。祂說，認識祂，就是認識上帝（約十四 7）；接待祂就是接待上帝（太十 40）；尊敬祂就是尊敬上帝（約五 23）；相信祂就是相信上帝（約十二 44、45，十四 1）；看見祂就是看見上帝（約八 19，十四 7）；否認祂就是否認上帝（約壹二 23）；恨祂的就是恨上帝（約十五 23）。

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耶穌說，末日時祂要回到世界，審判每一個人，祂會叫**所有人**復活，所有國家會在祂面前集合！祂會座在榮耀的寶座上審判人，將人分開，正如牧羊人將綿羊和山羊分開（太二十五 31~46；另參約五 25~34）。清清楚楚，耶穌教導說每個人的永恆狀況全在乎怎樣對待耶穌（約八 24；太十 32）。

如果耶穌的自稱來自另一個人，那就是自大狂。耶穌清楚說世界

因祂而存留，人的命運全在乎接受祂或拒絕祂……。耶穌的話這樣絕對，只有兩個可能解釋。我們或者以為耶穌是真的迷惑人，精神不正常，是極端幻想狂，或者認為耶穌真有神聖權威，真正將歷史分開成為主前（B. C.）和主後（A. D.）；接受或拒絕祂，可以決定人的命運。⁹¹

這些和其他很多類似聲明，讓我們只有很少選擇餘地。耶穌若不是祂所自稱的——上帝道成肉身，祂就絕對是瘋狂的。可是誰願意相信呢？

耶穌研討會成員不願意承認的事，正將決定他們的命運。事實，「有大量學術研究支持馬太、馬可、路加、約翰所描繪的耶穌。」⁹²總有一天，耶穌研討會的研究和整個自由派的聖經批判「學術」，都會視為歷史的理性懷疑主義，被棄置於垃圾箱中，因為他們「對新約文件有偏見，所以只有被視為對歷史不負責任。」⁹³《時代週

刊》有一篇文章甚至質疑耶穌研討會對歷史耶穌的研究，在四或五年後會變成甚麼：「到目前，他們的論點都是否定的，而他們所獲得的各種各樣耶穌也十分不同。」克羅森說，最後，「意見之不同，簡直無可救藥。」⁹⁴

對於耶穌研討會這些不負責的學術、個人主觀見解和有偏見的歷史研究，我們還有甚麼話可說？⁹⁵；參見 96-99

耶穌研討會的高等批判所得到的結論，可以證實是錯的，但是他們仍然要堅持己見。他們所有批判都有一個前設，認為第一世紀散居的基督徒有這樣的創造能力，編造了新約中的耶穌，這件事邏輯上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相信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或者又不可信又不合理：

至於耶穌的講道，我們很容易了解一個團體不能製造這樣的言論。我們從經驗中知道言論必須首先來自一個人，而一個團體只能採用、傳達和保存它，但是這

言論必須先存在。人人都同意，在福音書中，那些被認為是耶穌的言論中，獨有一種高貴、崇高和權能的樣式，性質和風格都非常高超。如果我們認為基督徒後來發明這些講道集和言論，那就會好像伊斯頓（Burton Scott Easton）所說般，巴勒斯坦教會中有一個英明的思想家，「所有言論都從他而出，但是他的名字和事蹟在歷史中找不到——實在難以想像；或者，一羣有才幹的人，有着同一高超的天才和同一優美的風格——這更難想像。」

事實，在新約聖經中，或者在世俗歷史中，沒有絲毫痕跡顯示這樣一個無名、積極有力的預言家領袖曾經存在過，他的智慧一定比古代的所羅門更高超；也沒有一羣有天賦、能夠編造福音書言論的領袖曾經存在過。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這些言論來自耶穌，

正如福音書作者所宣稱的；言論背景也可以保證來自耶穌。¹⁰⁰

的確，我們愈小心察驗高等批判學，就愈難接受它的結論。要相信耶穌在新約中所有教導都是早期基督徒發明想像的神話集，或者相信這些明顯是騙局的言論，被其他各處基督徒不經批判地接納；這樣實在荒謬。早期基督徒只要問問那些目擊耶穌事工的人，就可以知道詳情。**如果**批判學者所講的**是真的**，今天就不可能有基督教。

最後，我們可能有的選擇是：相信這個愚蠢的批判方法所編造的神話；或者相信保守派的聖經學術是有理的，它的方法和結論都是可以成立的。沒有其他選擇餘地。不幸，今天教會中有些基督徒以為運用高等批判學是適合的。

第二部分

高等批判、
聖經與教會

9. 高等批判是不是必定對抗上帝和祂的話語？

對聖經歷史稱之為批判，或稱之為高等批判，一般公認其創始人是十八世紀末的塞姆（Johann Salomo Semler）。賴默拉什（Hermann Samuel Reimarus, 1694~1768）開始尋找所謂「歷史」的耶穌，以為福音書作者歸認為耶穌的話，不一定是耶穌講過的，而且認為可以區別二者。賴默拉什相信福音書作者的罪行是蓄意虛構。¹⁰¹ 塞姆可能受了賴默拉什的影響。正如克盧格（E. F. Klug）指出，塞姆的方法「是對神蹟和其他超自然事物的反叛，尤其反對天堂這件事。」¹⁰² 事實直到今天，在高等批判學整個歷史，我們都可以看見反叛是一個主題。雖然高等批判學有驚人的影響力，卻總是有同樣致命缺點：懷疑主義、理性主義和科學自然主義。

聖經批判學者有一件事未想通：批判方法每一個步驟是否可靠和有用，全靠它背後的假設。如果假設是錯的，基於它的結論也必定是錯的。

有哪些激進的學者接受超自然事物？然而神蹟和超自然事情是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因為上帝是超自然存在者。從創造、人的墮落，、從洪水到出埃及、征服迦南、先知、被擄和歸回，到四福音、使徒行傳、使徒書信和啟示錄，從頭到尾，聖經都滿了神蹟。

有哪個激進的學者接受新約寫作日期是在第一世紀？哪個會接受傳統所認為的福音書作者？哪個激進學者相信耶穌是救主？使用不相信的方法，最後的結果也是不相信，一點也不奇怪。

克盧格在《歷史批判方法的末路》(*The End of the Historical - Critical Method*)一書的序言中說：「歷史批判方法不能算為中性的學術。它支配了『科學化』的神學，就像進化論統治了科學研究一樣。愈來愈多理論出現，常常是蔑視事實的，有時結論甚

至與事實互相矛盾。人最後就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¹⁰³

《時代週刊》記者奧斯林 (Richard N. Ostling) 寫了一篇文章「耶穌是誰？」文章結論中提到英國溫和派的哈維牧師 (Canon Harvey) 想起一位良師益友向他指出，任何歷史研究中，「如果你將唯一證據撕掉，就喜歡怎樣講都可以。」奧斯林評論道：「這一句話相當適合作為高等聖經批判的總結。」¹⁰⁴ 正如克盧格指出，整個事情從開始就注定失敗，因為它毀滅了要分析的東西——聖經。¹⁰⁵

基本，「一個批判方式的聖經解釋只會產生批判聖經的建議；即使有時歷史批判方法證實了聖經，這說法仍然是真的。因為方法本身的性質，所以對結論的辯解和結論所基於的權威，仍然出自批判學者，不是出自聖經。在實際應用，歷史批判成為障礙，它根本不能容納某些言論，雖然這些言論可能在信徒經驗中證實千百次。方法錯誤，不在於它的本意是壞的，卻在於這個方法有無可避免的漏洞。」¹⁰⁶

格哈特·邁爾（Gerhard Maier）將高等批判學形容為「神學真正的獨裁制度」，¹⁰⁷他是絕對正確的。高等批判的角色就和進化論在科學的角色一樣。早已應該清楚認識到的是：歷史批判的真正面目是：「對聖經不當的批判和不公的詆毀」，和一個「無神的方法，為要腐蝕上帝的話」。¹⁰⁸

塞姆勒可能相信「〔上帝學的〕萬惡之根就是將『聖經』等同『上帝的話』。」¹⁰⁹可是，如果證據清楚證明聖經是上帝的話（事實如此），那麼，懷疑、批評、分割和破壞它，就該視為攻擊上帝；聖經畢竟是祂的話。沒有人不重視珍惜所愛之人給他們的信件。上帝寫信給我們；高等批判學者的態度顯示深深拒絕上帝的愛。

至於神聖的啟示和救恩方面，人必須和約伯一起靜默，特別是批判學者，因為上帝在說話。好像摩西一樣，他們必須把鞋子脫掉，因為他們是站在聖地。他們也要像以賽亞一樣懺悔：「我有禍了……因為我是個嘴唇不潔的人」（賽六5）。畢竟，我們是在討論一位無限的上帝恩典的啟

示，祂的聖潔是可畏的。罪人要來審判上帝的聖言，就等於一個將死的病人站在一位世界有名的外科醫師面前，批評他的外科手術。雖然那位外科醫師的經驗已經證實了，但是那病人仍然拒絕相信他。雖然他的生命是在危險中，卻拒絕讓這位外科醫師為他施手術來救他。一個面對永刑的罪人，想要審判那位將救恩白白賜給人的，這不是更愚笨嗎？當高等批判學者攻擊聖經，他們不但是攻擊聖經，也是攻擊那位賜予聖經的上帝與祂的兒子——祂就是那成了肉身的道：「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約一1、14）。耶穌清楚是上帝的顯現，以至可以稱為上帝的道。攻擊上帝的話實在是更直接攻擊上帝自己，一般人卻不明白。

正如沃爾特·邁爾（Walter Maier）曾經發出警告：「至於那些基督教牧師和基督教人士，將手上的福音書中重要一大部分丟棄，視為蓄意虛構、神話以及早期基督徒團體的誤解，這樣的作法不但絕對無

效，而且罪孽深重和極危險。這樣對待福音資料，是把人（有錯誤）的理智提升於神聖的啟示之上，顯出不信和反叛的態度，鄙視上帝的話，嚴重挑戰上帝的恩典——就是祂將祂的真理告訴我們；這種態度充滿了嚴重的屬靈後果。」¹¹⁰

10. 是不是有足夠好處值得教會去冒險？

高等批判的問題不但包括它對社會的壞影響，也對教會有不良影響。對此二者，好處與壞處的比率幾乎等於零。換言之，我們從高等批判學得到的知識和益處，根本不及它為教會帶來的不良影響。它影響教會對聖經無誤和權威的信任，也影響教會對上帝話語的研讀。在高等批判學的歷史，從開始到目前，都顯示它反叛上帝，因為它的前設是和聖經中那位上帝徹底對抗，基督徒應該拒絕這方法。

讓我們來看看編纂批判在福音派中的用途。格哈特·邁爾說，編纂批判是高等批判學的最新發展，也算是對形式批判的一種回應。他指出編纂批判認為福音書作者是有偏見的神學家，不是歷史學家，「為了發展他們的神學，把耶穌從未講過的

話歸認是他講的；又把耶穌未曾做過的事情歸功於他。這樣說來，『編造』是必需的，因為需要有一基礎發展作者**想要**的神學。」¹¹¹

這是可悲的，

福音派出版的「編纂批判」研究的整個方針，到目前，都多少融入激進派批判學的前設，挑戰福音書部分記載的歷史是否準確。¹¹⁵

這是任何基督徒都不能接受的。¹¹²⁻¹⁶

福音派人士邏輯上可能自稱相信聖經無誤，而同時使用編纂批判嗎？不可能。這樣的方法和它的錯誤前設，是否暗中損害了我們對聖經的忠誠？是的。

「編纂批判：值得冒險嗎？」指出很多人因為希望和自由派同事和屬世同事有對話，所以使用這方法，希望促進福音派的學術聲望。

首先，如果我們要向自由派人士傳福音，有沒有可能成功？卡森（D. A. Carson）

評論道：「當我在劍橋（Cambridge）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常常思想這問題。我簡單統計那些非福音派博士研究指導，他們過去曾經花了40~50年去指導很多福音派學生，我想知道其中有沒有被他們的學生大大影響過的。只有一個改變他的神學思想：塔斯克（R. V. G. Tasker），其他都沒有。」¹¹⁷

如果有人學術和靈性上都造詣甚深，要去明白高等批判學，為了要指出其中問題，或讓其他人知道他明白真相，當然沒有大問題。¹¹⁸但是我們如果使用這方法解釋聖經，以致有損害靈性的危險，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鑽研一個自己未準備好的地方，那就是冒險的事。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計算益處和壞處，就是經文本身。二百年高等批判學有沒有讓我們得到更多有關聖經的資料？沒有！波伊思雷斯（Vern Poythress）以下一個重要評論中，說明了這一點：「我近來〔讀到〕馬歇爾（Marshall）的路加福音註釋，其中有三分之一討論到編纂批判的問題。

大致上，馬歇爾處理得相當不錯。可是當我自問，**我從他對來源的討論中學到甚麼？**答案是：幾乎沒有。他對福音書本身的話，讓我學習更多。在我自己釋經的工作中，覺得編纂批判對明白經文意義沒有甚麼幫助。」¹¹⁹與其花上幾百個小時用批判方法分析經文，不如花同樣時間恭敬地學習經文；這樣做，對我們的靈性是不是更有益處？

還有很重要一點，編纂批判正如高等批判各種形式，都不可能比其他方法更有效。卡森博士指出：「如果你問我，有哪一點〔關於經文方面〕只有編纂批判才能指出，我的答案是：極少。」¹²⁰另參¹²¹

新約教授托馬斯（Robert Thomas, Talbot Theological Seminary）指出福音派有一種傾向，就是運用編纂批判的時候，對那些「積極」的地方不加節制，又開始運用那些有問題的：「從福音派批判的例子中，可見他們不是單單在挑選、安排和輕微修改上作〔編纂批判〕，也包括了主要修改和創造。例如，岡德里（Bob Gundry）的馬太福

音註釋，馬歇爾的路加福音註釋，和萊恩（Bill Lane）的馬可福音註釋，都使用文法歷史**批判**方法來釋經，讓批判的前設取代經文直接的歷史意義。岡德里常常這樣做，馬歇爾沒有那麼常，萊恩很少，但是他們都如此做。」¹²²

岡德里自己有一次說，形式批判「對歷史調查有偏見，無論在神學或科學上都是過時的，因為它是基於理性主義概念，屬於一個封閉的世界，又認為自然律是不可能改變的。」¹²³岡德里特別應用編纂批判；可是，這是從形式批判發展而來的，二者結果並無大分別。

情形就像骨牌效應。一位福音派學者無論應用批判方法多麼少，怎能保證他的「少許」不會變得很多？即使只有一點點，也可能有問題：「當批判方法的前設佔了優勢，判決會變為主觀，就會對經文的歷史有各種各樣懷疑，例如馬太福音第五章中的八福，耶穌所講的到底有幾個？岡德里說是四個，還是好像古力奇（Bob Guelich）在他的登山寶訓註解中所說的三

個？可以預料到，這二位福音派人士必定懷疑八福不可能都是耶穌所講的。可是從字面讀馬太福音卻是如此。當主觀批判的因素介入，就會懷疑馬太福音的歷史是否準確，這是無可避免的。」¹²⁴

使用真正的編纂批判，而毫不懷疑經文歷史的準確，是否可能？波伊思雷斯：

有人提出一些非常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岡德里的事，正是針對我們聖經觀念的中心。例如，福音書到底是歷史，還是半小說半歷史？福音主義右派人士說：「如果你能武斷決定一段經文的類型，那麼你實在可以破壞聖經權威。你可以假裝相信聖經全部，但是又說，它所說的不是我們以為它在說的。童貞女生子和復活——無論是否曾經發生過，都是偉大教訓。你可能認為，即使它不是歷史，小說中也有偉大教訓。」這樣的話值得我們擔心：

如果你把門戶大開，就會破壞聖經權威。¹²⁵

坎齊爾（Kenneth Kantzer）的評論也是恰當的：「很多福音派人士非常關注這新興學術，擔心它會破壞福音派對聖經的觀點。這危險是真實的，它在自由派人士手中已經發生了。」¹²⁶

另一個問題也有同樣密切關係：批判方法總會存在。我們可以保證，當一個批判方法被認為不足夠，懷疑者就會另外設計一個。他們的本性使他們這樣做。正如赫納（Harold Hoehner）博士指出的，來源批判全盛期是從上一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開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形式批判興盛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接着編纂批判變成主流；它會被另一種代替，只是時間問題。

這種情形不會停止，批判方法永遠害多益少。我們現在就要來看益處和害處比率的第三方面：神學理論對基督徒生活的影響。第一方面是「宣教」成功率（幾乎沒

有)；第二方面是我們有沒有在經文中獲得新的重要資料(幾乎沒有)；第三方面是對聖經無誤教義的影響(幾乎是全部)。

我們確信蒙哥馬利博士說得對：「簡直無法運用批判技巧而『仍然能小心捍衛聖經無誤』……。在批判釋經學中，聖經無誤變成任由擺佈的觀念……。在技巧上，它也沒有意義……。高舉聖經無誤的福音派人士必須與奧斯本(Osborne)和岡德里背道而馳：必須認為全本聖經都是真理……才能有聖經無誤的概念：釋經時這聖經無誤的觀念會限制他對某些聖經問題的處理方法。」¹²⁷

再者，福音書作者冒充耶穌的話，豈不是欺騙人？所以當我們談及耶穌的事蹟，其實耶穌沒有做過，我們豈不是也在欺騙人？請留心蒙哥馬利的話：

讓我們以奧斯本解釋的大使命為例。他公然宣稱：「似乎在某一個時候，馬太或者傳統將一神的公式擴充了。」換言之，耶穌從

未講過三位一體的宣言；早期教會或者馬太福音將耶穌的一神言論變成三位一體的講法；無論如何，因為上帝是三位一體的，於是聖靈工作，反正會帶給我們無誤的結果！這樣的釋經方法，問題不在乎三位一體神學是否真實無誤，而在乎記錄耶穌言論的聖經作者是否可信。如果聖經無誤，那麼，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節中，無論祂用的是亞蘭文或是斯瓦希里文(Swahili)，祂實在是指聖父、聖子、聖靈〔……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否則就會有一個無可避免的基本問題，「耶穌言論」和「聖經無誤」是兩回事……。因為我們接納的書卷講及耶穌的言行，不一定是在耶穌事工中實在發生過的，所以聖靈工作變成主觀判斷，是純粹感情用事。¹²⁸

蒙哥馬利繼續指出，當他在康奈爾（Cornell）大學主修希臘和拉丁古典文學的時候，他——

發現，從各方面去衡量這些技術〔高等批判學〕，在古典文學都是不足夠的。我的教授不厭煩說明，十九世紀的人努力用編纂批判和傳統批判法去「尋求古典文學本來的真意義」，是愚蠢的。古典文學學術界費了極大力氣，才從十九世紀的「臆測」困境中自拔。現在，古典文學家又回到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詩學》（*Poetics*）中發明的協調原則，去處理差別、風格變化等。整個西方法律史都是基於要協調「文獻建立」（遺囑、遺囑檢驗、執行契約等）。使我吃驚的是奧斯本和岡德里等繼續使用臆測辦法，目前在聖經研究圈子外是再沒有人用的。甚至魯益師（C. S. Lewis）在

聖經無誤的立場比較福音派神學學會（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所持守的弱，也根據英國文學學術立場，認為傳統批判和編纂批判無可救藥，他是非常對的。¹²⁹

蒙哥馬利結論道：「我希望現在人人都看得清楚，奧斯本、岡德里等人所做的是『竄改福音記錄』，因為所得到的『無誤』經文，常常對耶穌的言行有**錯誤**介紹。無論你把『無誤』這個詞加上與否，都沒有甚麼不同。」¹³⁰

最後，請看魯益師這位劍橋及牛津學者一段非常有意義的評論，他講到如果將高等批判用在他的作品上：

我小心留意過，類似的虛構歷史曾強加於我和我朋友的書，當然我知道這些朋友的真正歷史。友善和敵意的書評家都會很快有信心加上這些歷史；他們會告訴你

有甚麼事影響了作者這個那個想法，或者哪些作者影響了他，他的意向何在，他主要是針對甚麼聽眾，為甚麼他那個時候做甚麼甚麼事。

現在，我必須先告訴你我的印象；然後再告訴你我可以很肯定說些甚麼。在我的印象和經驗，這些猜測從來沒有一個是對的；這個方法百分之百失敗。也許你以為憑機遇應該是半錯半對，但是我的經驗不是這樣。我記不起有一次是猜中的，但是我並沒有小心記錄，只不過出於印象，我可能是錯的。可是我可以很肯定說的是，他們通常是錯的。

如果你不知道真相，他們聽來就會非常使人信服……。我們在此必須暫停細想。如果作品很古舊，將歷史重建聽來非常使人信服，卻畢竟是事後推測，無法用事實檢查結果。如果要決定一個

方法的可信程度，是否應該調查事實？我就是試過這樣做。我發現，如果有可能調查到事實，結果那歷史重建總是錯的，或者差不多都是錯的。至於從前的書是怎樣寫的，「現代學術保證的結果」是「保證」的：因為知道事實的人都已經死去，所以不能洩漏秘密……。

你以為聖經批判學者有優越的判斷和工作，但是他們必須是超人，才能面對聖經中各處都有的風俗、語言、種族特徵、階級特徵、宗教背景、寫作習慣和基本假定：沒有學術能夠讓任何現代人比作者更確實、更密切、更本能知道從前的事，就如書評家不可能比我更認識我的作品。就是因為這原因，請記得，無論聖經批判學者重建了一些甚麼，都不可能完全被證實是錯的。聖馬可死了。當他們遇見聖彼得的時

候，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討論。¹³¹ [譯者按：西方傳說的故事中，聖彼得守在天堂門口檢查天堂入境證。]

總而言之，高等批判即使有價值，也極微小，而它那巨大的害處會使之黯然失色。這就是福音派使用這些方法的問題。

也許，高等批判唯一真正可證實的後果是——它完全沒有辦法證實它的前設，也沒有辦法證實它的結論；它只有損害對聖經的保守觀點。

推薦書目

根據 Cal Beisner 評論，Donald Guthrie 的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InterVarsity Press) 「徹底消滅自由派批判對新約聖經的觀點」；R. K. Harrison 在 *Introduction to Old Testament* 也做了同樣工作。

A. F. Johnson, "The 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 Egyptian Gold or Pagan Precipice?",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vol. 26, no. 1, 1983, pp. 3~15.

John Warwick Montgomery, "Why Has God Incarnate Suddenly Become Mythical?" *Perspectives on Evangelical Theology*, Kenneth Kantzer and S. N. Gundry, eds.,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pp. 57~65, 強而有力批評現代批判方法。